



文・圖 | 潘秋榮 (苗栗縣議員)

私の民族学博士への道と政治家への抱負
My Study Process of PhD in Ethnology and My Political Ambitions

我的民族學博士之路 與從政的抱負

我因1997年的一次雲南遊，對中國西南民族研究產生濃厚興趣。1999年政大民族系碩士班畢業，論文是《賽夏族祈天祭的研究》，指導老師是當時民族系的系主任林修澈教授。2000年初，到北京參加入學考試，幾個月後，便收到中央民族大學錄取通知書，當時毅然決然辭職離開工作十多年的廣播電台，負笈北京。

學校位於北京海澱區，北大、清華、人大等頂尖大學也在本區，校園裡許多建築是由著名建築家梁思成設計的，很有古樸味。校區的高大銀杏在秋天展現迷人的金黃色，我喜歡在傍晚散步到音樂學院附近看落葉，聽琴房裡傳出的各種樂聲。民大學生一半以上具民族身分，與同學相處久了，並不覺得作為少數民族有什麼特別，只有西北的維吾爾族、哈薩克族學生外觀上較接近西方人。校內外各省風味的餐館、小吃很多，飲食非常方便，我與同學們最常去的是民大西門外一家名為金孔雀的傣族餐館。北京冬天很冷，印象很深刻的是某次大雪，我與也是政大民族系畢業，就讀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的兩位學妹踏遍校園裡的積雪，其中一位學妹陳

乃華後來到北京大學讀社會人類學博士班，目前在青海民族學院任教。

人生導師

我的博士導師宋蜀華教授早年留學澳洲，是著名的民族學者，除了課業，也非常關心學生的工作、家庭、生活。同班同學有三位，分別是來自重慶苗族、廣西仡佬族及雲南彝族。上課多半到老師家，以討論的方式進行，西南民族研究必須接觸許多史料，特別是古代史料，如《蠻



基諾族報導人，女主人布魯則（左一）、阿二（中），與作者坐在干欄式建築露台旁聊天。



2002年在中央民族大學上完宋蜀華教授最後一堂課後與老師合影。

書》、《華陽國志》等，壓力非常大，我把大部分時間都放在書本上了，課餘最多到學校附近的紫竹苑公園散步，遠一點搭車到頤和園，或者到北大旁的書城逛逛。

對我而言，宋先生既是經師，更是人師，他經歷過中國多次「運動」對知識份子無禮的羞辱，偶而聽他談起那段生活，總是雲淡風輕一笑置之，我找到當年課堂筆記裡寫下對老師的印象：

老師治學嚴謹，就連上課也極少談及私事，同學們對老師的名氣甚為敬仰，所以上課時更不敢隨便談笑。當然，老師畢竟是位溫和的長者，某次，正討論著史料運用的問題時，老師說到了數十年前中央民族學院的老師們下放勞動的情形，當時老師已屆中年，但仍有年紀更長的先生們同時被遭到了湖北的農村，如吳文藻、林耀華、費孝通等人，在天熱時，老先生們也隨俗地打著赤膊。老師談及這段往事時，眼中閃著神采，

基諾族原被歸為彝族的一支，但受周邊傣族影響較大，被劃歸為單一民族後非常努力的保存傳統語言文化，我常去巴朵寨附近的基諾中學找其中住校的兩位漢族老師聊天，他們共同的煩惱是初中一年級學生幾乎不會流利的漢語，只會說基諾語，這個現象和台灣的原住民族語使用現況剛好相反。



對那段生活的回憶出乎預料的愉快，或許當年他能與自己的老師輩一同下鄉共同生活及勞動，在精神上的獲益反而超過了時代帶來的荒謬，老師的笑容是對當時生活的追憶，也是對師生之情無限景仰的反映。

宋先生對我的影響在畢業後逐漸體現出來，特別是面對逆境，內心出現放棄或妥協的念頭時，宋先生談這段經歷時的樂觀態度總能鼓舞我再度前行。遺憾的是，宋先生在我畢業後的第二年，不幸因心臟疾病驟逝，這段師生情非常短暫。

從學習田野調查到完成論文

修完學分，2002年暑假，到雲南西雙版納基諾族村寨作田野調查，基諾族在1979年被「識別」為中國第55個少數民族，大部分居住在景洪市基諾族鄉，2000年時有兩萬多人。透過民大學長介紹，我在距離鄉政府不



在碩士班就讀時，雖然早就打定主意以賽夏族作為論文主題，但是在蒐集資料及田野過程中，發覺自己對本民族文化了解甚少，顯得底氣不足，這個原因，促成了日後我堅持回鄉服務，扎根於田野的契機。



遠的巴朵寨住了下來，報導人家庭有七個成員，祖父母、父母、兒女、及外孫。家屋是干欄式建築，環境整潔，周邊全是茶園和橡膠園，遠一點有水稻田，是典型的農家。男主人外形頗似非洲布須曼人，女主人是織布高手，家中的年輕人阿二當年26歲，與我非常投緣，由於他的協助，調查還算順利，女兒嫁給傣族，帶三歲外孫回娘家住，祖父母很有趣，兩老吵架冷戰，祖父另外搭屋居住，只有晚餐才會回家吃，祖母專養一頭豬，準備在基諾族最重要的節日「特懋克」時宰殺宴客。

基諾族原被歸為彝族的一支，但受周邊傣族影響較大，被劃歸為單一民族後非常努力的保存傳統語言文化，我常去巴朵寨附近的基諾中學找其中住校的兩三位漢族老師聊天，他們共同的煩惱是初中一年級學生幾乎不會流利的漢語，只會說基諾語，這個現象和台灣的原住民族語使用現況剛好相反。夏天是當地雨季，非常潮濕，我在不同寨子間移動訪問大都步行，偶而會搭乘拖拉機或摩的（計程機車）。當地生活艱苦，很像台灣家鄉1960年代的情況，物資非常缺乏，我有時嘴饞，會特地坐公車到景洪市喝咖啡，再採買一些肉類回家。報導人的兒子阿二正是面臨婚姻的時刻，有一晚我被他們父子吵架驚醒，就是為了阿二鍾情於同族一位女教師，耽誤好長時間，惹的父親不高興，過了兩年阿二還是妥協娶了一位哈尼族的女孩。

2003年初春，論文初稿完成了，4月初，我從台北到北京，剛進校門，整個城市就因為非典（SARS）分區管制了，恐怖的傳染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作息，學校裡也有少部分的師生感染，使得所有人更加戒備，成天帶



在中央民族大學就讀時的三位同學，分別為苗族的石茂明（左一）、彝族張宏宏（左二）、佤族的路義旭（右一）。

著口罩，幸好學校餐廳還能供餐，民生問題得以解決。我的論文修改、列印都靠校外同學協助才得以和指導教授討論，當時台灣也回不去了，整天想著疫情是否會影響自己的畢業時程。到了4月下旬，情勢得到控制，我得到一張可以進出校園的識別證，這才使得論文能順利定稿，5月下旬論文答辯，以《文化變遷與認同-賽夏族與基諾族的考察研究》這篇論文拿到學位。

完成論文回台灣後的每隔一兩年，我會在北京或雲南選擇一處飛過去探望同學及基諾族家人，為同學們的成就慶賀，更為了基諾族村寨逐漸擺脫困難而高興，當年報導人家裡的祖父母已相繼去世，阿二也已屆中年，當年那位才三歲外孫，如今已經是帥氣的高中生。回顧那段奇妙旅程，我很慶幸此生有這麼一段經歷。

從學術界到從政

中國的民族學研究有兩個特色：「一是與歷史的結合比較緊密；二是應用於社會的實用性質大。」後者大致是我回台後主要的研究發展方向，在碩士班就讀時，雖然早就打定主意以賽夏族作為論文主題，但是在蒐集資料及田野過程中，發覺自己對本民族文化了解甚少，顯得底氣不足，這個原因，促成了日後我堅持回鄉服務，扎根於田野的契機。因我早年曾經考取公務人員特考，不久順利進入縣政府工作。但在經辦原住民族事務的過程中，深深覺得行政人員受到太多制約，一段時間後，便心生不如歸去之感。



基諾族稱老太太為api，後面是長得很像布須曼人的基諾族報導男主人腰漂。

2008年底我毅然投入基層民意代表選舉，獲選為苗栗縣議員，至今為第二任。雖然職務不同，卻都是站在第一線為族人服務的工作，除了一般選民服務，我個人仍然以原住民族的教育、語言、文化紀錄及推動為主，特別是持續以參與者的身分，以影像、聲音、文字記錄賽夏族的物質文化、傳統祭儀和生命禮俗，多年來也累積了一定成果。這個工作，我會當作使命持續做下去。◆



潘秋榮

賽夏族，苗栗縣南庄人，1956年生。國中畢業後曾服役軍中八年，退伍後入世界新專廣播電視科，1999年政大民族系碩士班在職進修畢業。曾在中央廣播電台任職近十五年，後辭職到北京進修。曾任職於賽夏族民俗文物館，現任苗栗縣議員。